



#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

玉石人像 Yushi renxiang

雪人及其它复述的故事

Xueren ji qita fushu de gushi



胡允桓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47. 6352  
336-3



01010323532K 郑州大学图书馆

#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

玉石人像 Yushi renxiang

雪人及其它复述的故事

Xueren ji qita fushu de gu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桑小说全集/(美)霍桑(Hawthorne, N.)著;胡允桓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5

ISBN 7-5396-1921-X

I. 霍… II. ①霍…②胡… III. 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1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2336号

**霍桑小说全集(1—4)**

**[美]霍桑著 胡允桓译**

责任编辑:凌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辑: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125

插页:8

字数:1,300,000

印数:4000

版次: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21-X/I·1797

定价:86.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玉石人像 .....	1
序 言 .....	3
第 一 章 米莲, 希尔达, 肯雨, 多纳泰罗 .....	7
第 二 章 农牧之神 .....	13
第 三 章 地下的回忆 .....	20
第 四 章 地下陵寝中的幽灵 .....	26
第 五 章 米莲的画室 .....	34
第 六 章 圣母的神龛 .....	46
第 七 章 贝雅特丽丝 .....	54
第 八 章 城郊别墅 .....	61
第 九 章 农牧之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	66
第 十 章 林中之舞 .....	73
第 十 一 章 不连贯的句子 .....	79
第 十 二 章 漫步品齐安山 .....	85
第 十 三 章 一位雕塑家的工作室 .....	97
第 十 四 章 克娄帕特拉 .....	105
第 十 五 章 一伙艺术家 .....	112
第 十 六 章 月色中的散步 .....	121
第 十 七 章 米莲的烦恼 .....	130
第 十 八 章 在悬崖边缘 .....	137
第 十 九 章 石像生变 .....	147

第二十章	葬歌	152
第二十一章	死去的嘉布遣修士	159
第二十二章	美第奇花园	166
第二十三章	米莲和希尔达	171
第二十四章	亚平宁山中的塔楼	180
第二十五章	阳光	186
第二十六章	贝尼山的家世	194
第二十七章	神话	203
第二十八章	猫头鹰的塔楼	211
第二十九章	在雉堞上	218
第三十章	多纳泰罗的胸像	226
第三十一章	大理石客厅	232
第三十二章	路上的风光	241
第三十三章	绘有图画窗户	250
第三十四章	佩鲁贾广场的集市日	258
第三十五章	青铜教皇的祝福	264
第三十六章	希尔达的塔楼	271
第三十七章	美术馆的空寂	277
第三十八章	圣坛和香火	286
第三十九章	全世界的大教堂	294
第四十章	希尔达和一位朋友	302
第四十一章	雪滴和少女的喜悦	311
第四十二章	对米莲的回忆	318
第四十三章	一盏灯的熄灭	325
第四十四章	被遗弃的神龛	332
第四十五章	希尔达的鸽子飞走了	340
第四十六章	康帕纳平原上的一次散步	347
第四十七章	农夫和农妇	353

第四十八章	科尔索的一个场景	362
第四十九章	嘉年华会的嬉戏	369
第五十章	米莲, 希尔达, 肯甬, 多纳泰罗	377
结 语		383
<b>雪人及其它复述的故事</b>		387
雪人: 一个孩童的奇迹		389
巨石人面		404
伊坦·布兰德: 摘自一部未完成的罗曼史		422
坎特伯雷的朝圣者		438
手稿中的魔鬼		448
我的亲戚毛利纽克斯少校		456

# 玉石人像





## 序 言

自从本罗曼史的作者上一次公开露面以来，至今已有七八年之久了（无论如何，时间已长得使我无法准确记忆）。本人已成习惯，在每部拙作问世时，都要附上一篇类似的熟悉的序言，名义上是与公众闲谈，实际是对他认为更能开怀畅谈的一个人讲话。他将把那入视为知音——更理解他的目的，更赞赏他的成就，更宽容他的欠缺，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比一个兄弟都更亲密无间——简言之，一位作家实际上从来没遇到过全面共鸣的批评家，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尽了最大努力时，便含蓄地对那位批评家发出呼吁。

序言的古老形式把这一友人看作“好心的读者”、“温文的读者”、“可爱的读者”、“宽容的读者”，或者用最冷漠的说法，也是“诚挚的读者”，拘谨到刻板的作家惯于向这样一个人预先做些解释并致以歉意，因为他确信这番话会受到欢迎。我本人从未与可能具备这一切令人快慰和值得向往的品性的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位读者有过亲身交往或通信联络。但有幸的是，我因此也从未把这样一位读者局限于一个神话人物。我始终坚信他的真实存在，为他年复一年地写作，尽管公众的慧眼（很可能如此）几乎全然忽略我的小作品。

无疑，这样一位好心、温文、仁慈、宽容和最可爱、最诚挚的读者，对我确曾一度存在过，而且（尽管由于没有确切地址，信件投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相应地收到了我随风漫天抛撒、自信总会到他手中的信件。但是，他如今还健在吗？自从他上一次听到我的消

息以来的这许多年中，但愿他没有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任务业已完成，便撤到温文读者的天堂——无论在何处——，安享由于对他的善心美意而必然应得的福祉吧？我有一种伤心的预感，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对于每位作家而言，这样的“温文的读者”诚然都要英年早逝的；他绝少能够活得超出一种文学风尚的时期，除去极鲜见的例外，在那位作家尚未完成其著作的半数之前，就会阖上他那困倦的双目。即使我能找到他，恐怕也是在某个布满青苔的墓中，墓碑上的姓名已然若隐若现，令我无法辨认了。

因此，我无心或没信心（尤其像我这样长期远离故土，在异国写作的人）假定这位朋友中的朋友，未曾谋面的神交兄弟的存在，正是他那善解人意的同情才鼓励我在序言中肆意挥洒，令那些漫不经心又居心不善的眼睛略去不读本来亦非为他们而写的内容。我现在在尽我的礼数；待道罢有关奉献给公众的本书的数语之后，就会深深地鞠上一躬，退到幕后。

这部罗曼史是我在旅居意大利时期拟就的，经过修改后，准备在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笔者原想只写一个隐含思想寓意的离奇故事，并未试图描绘意大利人的性格举止。我客居国外过久，不像一个外国人那样难以对一个国家的情况同时有既灵活又深刻的认识，便自以为可以将其品性理想化了。

意大利作为这一罗曼史的发生地，对作者来说，其主要价值是提供了一个诗意般的仙境，并不像写美国的故事那样必须坚持有根有据。除非是试验，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设想，要写出一个如同我亲爱的故国有幸的那样没有阴影、没有古老、没有神秘、没有如画的风光和阴暗的冤枉，除去万里晴空下的平淡的繁荣一无所有的国家中的罗曼史有多么困难。我相信，要过上好长时间，罗曼史作家才可能在我们雄伟的共和国的编年史中，或在我们个人生命的独特又适当的事件中，找到易于处理的相宜题材。罗曼史和诗

歌，常春藤、地衣和墙花，都需要废墟才能生长。

在修改这部著作中，作者有些惊奇地发现，他居然介绍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风物，古迹，景色和庄重。然而，当一位作家自得其乐地信笔疾书时，这些遍及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种种情景便会涌过脑海，难以避免地流露到笔下纸上。何况，当我在列德卡<sup>①</sup>无垠又可怕的沙地中修改本书时，灰色的北海时时向我涌来海浪，怒号的北风一直在我耳边呼啸，景色的剧变使得那些有关意大利的回忆益发鲜明，我又何以能够不把心中所想一吐为快呢。

作者还对两位天才有一桩公案亟待了却，因为他未经获准就自作主张地引用了他们的作品。由于本罗曼史中有一位杜撰的雕塑家，就必须为他提供一些大理石作品以与他应该具备的艺术能力相符。因此，作者便对他在保尔·艾卡斯的工作室中见到的一个探海捞珠人的雕像和弥尔顿的一个胸像伸出了罪恶之手，并将其悄悄用于弗莱扎大路上他那位杜撰的朋友身上。作者对这样的污点还不满足，又进一步剽窃了威廉·W·斯托瑞先生的作品：一尊克娄帕特拉<sup>②</sup>的漂亮雕像，那位艺术家不久定会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全世界备受赞赏的。作者还曾想过盗用伦道夫·罗杰斯先生的一扇青铜大门，在一组浅浮雕中代表了哥伦布的历史，但由于不愿卷入公共财产的纠纷而打消了这一念头。设若作者能够对一位女士行窃，自然会引用霍斯莫小姐那令人敬佩的芝诺比阿的雕像。

现在作者希望怀着深切的谢忱和诚挚的敬意将上述的雕塑佳品归还给其合法所有人。作者在本罗曼史中谈及他们，并非将他们卷入涉及他们的小说，而只是表达他的真实观点，他毫不怀疑，这

---

① 英国一地名。

② 克娄帕特拉(前 69—前 30)，著名的古埃及女王，曾被写进多种文学作品，中文有不同译名。

样的观点和公众是一致的。或许毋庸赘言，作者在盗用他们的设计时，并未妄为到将这些天才雕塑家本人写进本书；他自己的大理石人像全然是子虚乌有。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于利明顿

# 班尼峰的罗曼史

## 第一章 米莲, 希尔达, 肯甬, 多纳泰罗

我们将高兴地引起读者关注其命运的四个人, 此刻刚好站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雕塑美术馆的一个展厅里。就在那个房间(上楼梯后的第一间)的中央, 躺着刚刚昏死过去的《弥留的斗士》的高贵和最感人的身躯。围墙立着的有安提努斯<sup>①</sup>、亚马孙<sup>②</sup>、利西亚<sup>③</sup>的阿波罗、朱诺<sup>④</sup>; 都是古代雕塑中的名作, 尽管这些雕像的大理石因年深日久而发黄, 或许由埋藏了它们若干世纪的湿土造成了腐蚀, 其理想的生命之宏伟和优美依然不可磨灭地熠熠闪光。这里还可看到人类灵魂的象征(至今仍与两千年前同样贴切): 一个儿童的漂亮身形, 胸前搂着一只鸽子, 但受到一条蛇的威胁, 表示对身边的单纯或邪恶要作出选择。

从这间展厅的一扇窗口, 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宽宽的石阶, 沿着卡匹托尔山的古老而广阔的山基一路下去, 直通正下方的塞伯提

- 
- ① 疑为安条克或安提阿, 为古塞琉西国王。
  - ② 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
  - ③ 利西亚为小亚细亚西南地中海边一古国。
  - ④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主神朱庇特之妻。

朱厄斯·塞维鲁<sup>①</sup>的倾圮的凯旋门。再向前，目力所及之处，是沿着孤零零的广场（古罗马的洗衣妇们在阳光下晾晒她们的亚麻布衣物之处）边缘的山脚，山坡是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中间挤着古老的砖石，以及在异教寺庙的旧地基上利用原有的立柱建起的基督教堂的圆顶。稍远一些——从其间堆积的历史考虑，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竖立着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遗迹，拱顶的尖塔间透着明亮的蓝天。远处的景色由奥尔本山脉所阻，在一切废墟和变化中，仍与当年罗穆卢斯<sup>②</sup>从他未建完的城墙上朝那个方向看到的是一样的。

我们匆匆一瞥这一切——看到了晴朗的蓝天，青翠的远山，和伊特鲁利亚人<sup>③</sup>、罗马人及基督教三重古迹的令人敬仰的废墟，看到了展厅中那些闻名世界的雕像——，希望能将读者置于在罗马时时体会得到的心境。那是一种沉重记忆的模糊感；一种对往昔生活厚重积淀的感受，这里正是历史的中心，当前反倒被压下或挤出，而我们个人的私事和兴趣在这里只有在别处的一半真实。透过这些中介来看，我们的叙述——其中交织着一些空泛虚幻的丝线，与其它材料相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普通的内容——可能与我们生命的一切质地看来截然不同。

侧身于古罗马的大量遗迹之中，我们如今所处理和梦想到的一切看似过眼烟云。

很可能，我们正要介绍的这四个人，在与罗马人在其中构筑他们生命的方型花岗石的对比中，意识到了目前的这一梦幻特征。甚至形成了他们此时情愫的想象中的欢乐。当我们发现自己消退在阴影和虚幻中时，似乎不值得伤感，而只该开怀大笑，并且不去问

---

① 塞维鲁(146—211)，古罗马皇帝(193—211)，曾扩建新军团，压制元老院，吞并两河流域，征服不列颠。

② 罗马神话中战神马尔斯之子，罗马城的创建者。

③ 意大利中西部古国的居民，在罗马人来亚平宁半岛前已有自己的文化。

其究竟。

我们的这四位朋友中间，有三位是艺术家或与艺术有关；此刻，他们同时看出了古希腊雕塑家的一件著名代表作——一座古代雕像——和他们当中的第四个人十分相似。

“你必须承认，肯甬，”朋友们称她米莲的一个黑眼睛的年轻女子说道，“你从来没用大理石凿过，也没有用泥塑过比这更生动的人像，尽管你自以为是个技巧娴熟的人像雕塑家。这个刻画形神兼备，完美无缺。假如只是一幅画，其相像或许还有些想象中的错觉；但这可是用潘特里克大理石雕的，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能经过了准确的测量和加工。我们的朋友多纳泰罗就是普拉克西泰尔斯的农牧神<sup>①</sup>雕像。难道不是这样吗，希尔达？”

“不太——差不多——是的，我真的这样看，”希尔达答道，她是个新英格兰姑娘，长着一头褐发，对形式和表现有极清晰精微的感觉。“如果说这两张面孔中有什么不同，我想，原因可能在于：雕像是农牧神，生活在林野之中，与农牧人相仿；而多纳泰罗对城市更熟悉，和我们一样。但实在太像了，像得出奇。”

“没那么出奇的，”米莲调皮地低语；“因为阿卡狄亚中的农牧神从来都不像多纳泰罗这么呆头呆脑。就算是人类的智慧再低吧，他也难以企及。可惜啊，再没有这类朴实的生灵与我们的朋友为伍了！”

“嘘，调皮鬼！”希尔达回敬道。“你太不领情了；无论如何，你都清楚，他在崇拜你这一点上智慧有余呢。”

“那他就是更大的傻瓜了！”米莲挖苦地说，使得希尔达平静的目光露出了些惊讶的神色。

“多纳泰罗，我亲爱的朋友，”肯甬用意大利语说，“你该为大家对这雕像看法一致而感谢我们呢。”

---

<sup>①</sup> 通常是人身羊腿的形象。

小伙子笑着，做出了那雕像保持了两三千年的姿势。事实上，若不是服饰上的差异，假如把雕像那件狮皮换成他的现代宽大短外衣，再把粗制的牧笛换成他的手杖，多纳泰罗俨然就是那尊玉石雕像，神奇地软化成了血肉之躯。

“不错，像极了，”肯甬用雕塑家的精确目光验看了石像和真人之后评论道。“不过，有一处，或者说有两处，我们的朋友多纳泰罗的浓密鬃发让我们无法说连细微末节都分毫不爽。”

雕塑家说着，便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正在观察的美丽雕像的双耳。

然而我们不该停留在仅仅论及这件精妙的艺术品，还应不顾词不达意的困难，尽力描述一下其神奇的特色。

那雕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一个青年的全身像：右臂靠在一截树干或树桩上；一只手随意地垂在身侧；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牧笛之类的林中之神的乐器。他唯一的袍服——由狮皮做成，肩头以狮爪扣住——垂在半背之处，裸露着四肢和前胸。如此展示的形体显得雄健庄重，轮廓丰满浑圆，比起古代雕塑家惯于采用的健美型更多血肉而少夸张的肌腱。面部特征与躯干相应，外形和五官极其爽目，但显得圆润甚至好色，尤以喉部和下颊为甚；鼻梁挺直，稍向内弯，因此具有一种难以尽述的和蔼可亲的魅力。嘴小而唇丰，似是要率真地微笑，引动别人也会露出笑容。整尊雕像——与其它用大理石这种坚硬材料雕出的人像全然不同——传达出一种友好和钟情的内涵，似是一个随和、开朗、易于快活，又并非不为怜悯所动的人。这种石像的材料仿佛摸上去暖和，并具有真实的生命，只要长时间的注视，就不可能不对其产生一种好感。它与我们最令人愉快的同情心十分接近。

或许正是由于这雕像缺乏道德上的严肃和高尚英勇的性格，才使之在人类脆弱的心目中成为如此赏心悦目之物。这里所代表的生命，并没有被赋予道德原则，也不可能理解道德观念；但凭借



其单纯却透露出真诚。我们不必指望他为一个抽象的事业牺牲或奉献；在那个软化成人的大理石中没有丝毫烈士的成分；但他有一种强烈而温馨的吸引力，可能在冲动之下做出壮举，甚至在需要时为之而死。也很可能，这尊雕像通过其情感的中介而获得教益，因此，他天性中更粗蛮的动物成分尽管绝不可能完全排除，却最终可能抛到背后。

确实，动物本性是这尊雕像构思中的最精华所在；因为野生物与人类的特点在古代诗艺的这一奇特又真实自然的概念中相遇并结合了。每当我们试图对低等生物加以理性或和谐的认识时使我们困惑不解的那种无言的神秘，被普拉克西泰尔斯巧妙地融进了他的作品之中。不过，这谜只体现在两个确定的标志之上，就是雕像的两只耳朵：外形像树叶，顶部有些尖，像是动物的。虽然在雕像中看不见，恐怕可以视为被细绒毛所遮。在这类神话人物的较粗糙的表现中，有另一种兽类的标记——一个理所当然的尾巴；即使普拉克西泰尔斯的雕像有这样一条尾巴的话，也被充当他袍服的狮皮遮住了。因此，那对毛茸茸的尖耳，便成了他林中野生的唯一特征。

只有具备最精致的想象力、最细微的品味、最温馨的情感和罕见的艺术熟巧的雕塑家——简言之，兼有诗人气质的雕塑家——才可能首先想到这样外形的山林之神，然后再把这种活泼好动的东西，成功地嵌入大理石中。这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更不是妖魔，而是在友好的基础上形神合一的一种生灵。这一概念随我们的触摸而粗糙，在我们把握中变坚硬。然而，参观的人如果长时间地揣摩这尊雕像，就会感受到其魔力；林中生活的一切欢乐，住在林野中的生物的所有的友好幸福的特性，似乎会连同人类灵魂中的血缘品性糅进了一种物质。树木、花草、林中小溪、牛、鹿和质朴无华的人。这一切的本质早经浓缩，并依然存在于普拉克西泰尔斯的雕像的大理石无色表面之内。